說張家山漢簡《引書》的“引癉病之始也”

（首發）

焦民敬

廈門大學人文學院

張家山漢簡《引書》簡33-34：

·引癉病之始也，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。當此之時，急治八經之引，急呼急呴，引陰。漬顏以寒水，如餐頃，去水，以兩手據兩[[1]](#endnote-1)，上撫顏而上下搖之，口呼。呼，皆十而已。[[2]](#endnote-2)

“引癉病之始也”，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作一句讀[[3]](#endnote-3)。其後出版的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》[[4]](#endnote-4)及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：釋文修訂本》[[5]](#endnote-5)一仍其舊，皆未出註。學者對整理小組的讀法多無疑義，鄧春源先生把這句話譯作“導引治黃疸病初期”[[6]](#endnote-6)，高大倫先生則譯成“導引癉病初發之際”[[7]](#endnote-7)，周祖亮、方懿林二位先生認同高說[[8]](#endnote-8)。

以上所作譯文並不准确。“導引治黃疸初期”是把“治黃疸”當作“導引”的賓語，“導引癉病初發之際”是把“癉病初發”當作“導引”的賓語[[9]](#endnote-9)，显然不合乎語法。其實“……之始也”“……之始”的句式古書習見：

（1）梓慎曰：“是謂融風，火之始也。”[[10]](#endnote-10)

（2）損、益，盛衰之始也。[[11]](#endnote-11)

（3）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[[12]](#endnote-12)

（4）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！[[13]](#endnote-13)

（5）帝曰：五運之始，如環無端，其太过不及何如？[[14]](#endnote-14)

不難發現，“火之始也”“王道之始也”“盛衰之始也”“死也生之始”“五運之始”等句中的“始”，都是名詞。“引癉病之始也”的“始”無疑也是名詞。這裏的助詞“之”，是用來連接修飾語和中心語的，相當於“的”[[15]](#endnote-15)。“之”前的修飾語可以是體詞性詞語，也可以是謂詞性詞語。如：

（6）凡娶妻、出女之日，冬三月奎、婁吉。[[16]](#endnote-16)

（7）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。[[17]](#endnote-17)

例（6）中“之”前的“娶妻”“出女”，例（7）中“之”前的“搏牛”，與“引癉病”相同，都是謂詞性詞語來充當修飾語。“娶妻、出女之日”即“娶妻、嫁女的日子”，“搏牛之蝱”即“同牛搏鬥的蝱”。因此，“引癉病之始”應當譯成“導引癉病的初期”。

《引書》中還有如下一段文字：

病腸之始也，必前脹。當脹之時，屬意少腹而精吹之，百而已。（簡35）

“病腸之始也”和“引癉病之始也”句式相同[[18]](#endnote-18)，與下文“必前脹”聯繫起來，表示“腸部生病的初期，一定會前腹脹起”，“必前脹”是“病腸之始”的症狀。類似地，若把“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”當作“引癉病之始”的症狀，則表示“導引癉病的初期”出現了“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”的情況。也就是說，這種症狀是在導引過程中產生的。但在《引書》裏，導引之術都是在發病之時用來緩解病症的，並沒有因導引而產生不適的情況。簡35“當脹之時，屬意少腹而精吹之，百而已”，就是強調在腹脹時及時施治。由此可見，“引癉病之始也”在與下文的貫通上存在着明顯的問題。

按“引癉病之始也”應當讀作“引癉：病之始也”。不少學者將“癉病”二字出註[[19]](#endnote-19)，其實“癉”單獨作為病名是頗為常見的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：“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，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，其輕恬鬼也甚，故曰：‘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。’”[[20]](#endnote-20)“癉”與“痤”“疽”“痔”諸病名並列。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“西南三百六十里，曰崦嵫之山，其上多丹木，其葉如榖，其實大如瓜，食之已癉，可以禦火。”[[21]](#endnote-21)《素問·脈要精微論》：“岐伯曰：風成為寒熱，癉成為消中，厥成為巔疾，久風為飧泄，脈風成為癘，病之變化，不可勝數。”王冰註曰：“癉，謂濕熱也。”[[22]](#endnote-22)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：“齊太后病，召臣意入診脈，曰：‘風癉客脬，難於大小溲，溺赤。’”《索隱》曰：“癉，病也，音亶。”[[23]](#endnote-23)這些“癉”的含義不可一概而論，但足以說明“引癉”在表达上是沒有問題的。

《引書》尚有如下句式：

（8）·引內癉：危坐，□尻，左手撫項，右手撫左手，上扼（？），俛，極，因徐縱而精呴之，端仰而已，定；又復之五而……左右皆十而已。（簡29-30）

（9）·引屈筋：跨立，據兩股，壹倚左，伸右股，膝傅地；壹倚右，伸左足股，膝傅地。皆三而已。（簡38-39）

（10）·引踝痛：在右足內踝，引右股陰筋，在外踝，引右股陽筋；在〔左〕足內踝，引左股陰筋，在外踝，引左股陽筋。此皆三而已。（簡43-44）

（11）·引腸澼：端伏，加頤枕上，交手頸下，令人踐其腰，毋息，而力舉尻，三而已。其病不能自舉者，令人以衣以舉其尻。（簡49）

“引內癉”“引屈筋”“引踝痛”“引腸澼”，皆為“引+病名”的形式，其後記載的則是導引該病的方法。類似之例亦見於其他出土秦漢簡牘醫方：

（12）·治痿病：以羊屎三斗，烏頭二七，牛脂大如手，而三溫煮之，洗其□，已痿病亟甚。[[24]](#endnote-24)

（13）一，去人馬疣：疣其末大本小〔□〕薄者，取桑□、白柎□，繩之，以堅絜〔□□〕本結之〔□□□〕疣去矣。無禁。{無禁}。嘗〔試〕。[[25]](#endnote-25)

（14）·治諸癃：石癃出石，血癃出血，膏癃出膏，泔癃出泔，此五癃皆同藥治之：朮、薑、瞿麥各六分，菟絲、滑石各七分，桂半分，凡六物，皆治，以方寸匕，酒飲，日六七。病立愈，石即出。[[26]](#endnote-26)

“治痿病”“去人馬疣”即“治+病名”“去+病名”的形式，後接具體的治療方法。武威醫簡的“治諸癃”，在說明方法之前對諸種癃病的症狀作了描述，如“石癃出石”“血癃出血”等，可與《引書》的“引癉”之方比照。

“病之始也”，與“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”聯繫起來也十分通暢。《素問·玉機真藏論》：

是故風者百病之長也，今風寒客於人，使人毫毛畢直，皮膚閉而為熱，當是之時，可汗而發也；或痹不仁腫痛，當是之時，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。弗治，病人舍于肺，名曰肺痹，發咳上氣。弗治，肺即傳而行之肝，病名曰肝痹，一名曰厥，胁痛出食，當是之時，可按若刺耳。弗治，肝傳之脾，病名曰脾風，發癉，腹中熱，煩心出黃，當此之時，可按可藥可浴。弗治，脾傳之腎，病名曰疝瘕，少腹寃熱而痛，出白，一名曰蠱，當此之時，可按可藥。弗治，腎傳之心，病筋脈相引而急，病名曰瘛，當此之時，可灸可藥。弗治，滿十日，法當死。[[27]](#endnote-27)

“發癉，腹中熱，煩心出黃”，是說癉疾會造成腹中發熱、內心煩亂、小便發黃等症狀。《楚辭·九懷》：“魂悽愴兮感哀，腸回回兮盤紆。”王逸注曰：“意中毒悶，心紆屈也。”[[28]](#endnote-28)“意回回然欲步”即心意紆屈想散步排憂，和瘅疾的病狀有相合之處。張家山漢簡《脈書》：“內癉，身痛，眼蚤爪黃，溺赤，為黃癉。”[[29]](#endnote-29)可見癉疾有時會造成身痛，那么出現“體侵侵痛”的狀況也就說得通了。

這段話裏的“當是之時”“當此之時”，其前的內容都是對症狀的描述，如風寒“使人毫毛畢直，皮膚閉而為熱”，肝痺則“胁痛出食”，疝瘕則“少腹寃熱而痛，出白”，其後是“可汗而發也”、“可按若刺耳”及“可按可藥”等治療方式。按照新的斷讀意見，簡文中的“當此之時”與此用法完全一致。“八經之引”，亦見於《引書》簡74：

苦腹脹，夜日倓臥而精吹之卅；無益，精呼之十；無益，精呴之十；無益，復精吹之卅；無益，起，治八經之引。

腹脹之時，數次“精吹”“精呴”沒有產生效果，才進行“八經之引”的導引術式。簡33-34“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”應當是比較嚴重的情況，因此才要“急治八經之引，急呼急呴”。

綜上，有關簡文应当斷讀為“引癉：病之始也，意回回然欲步，體侵侵痛。當此之時，急治八經之引，急呼急呴，引陰。”可譯作：“導引癉（的方法）：病發之初，心意紆屈想散步排憂，身體侵侵作痛。在這個時候，要趕快用八經之引的導引術式，快速吸氣，快速呼氣，導引陰氣。”

1. 此字又見於簡81、簡90，似可隸定作“”，當前主要有釋“簟”、“顫”、“”幾種意見。釋“簟”在字形和文義上都說不通。釋“顫”者據《說文》“頭不正也”為說，認為“兩顫”即指頭的兩側，詳參高大倫《張家山漢簡〈引書〉研究》，巴蜀書社，1995年，第121頁。然古文獻中“顫”字無此用法，傳世醫書中亦未見“兩顫”之例。陳斯鵬先生將此字釋作“”，疑可讀為“顄”，引《說文》“顄，頤也”為解，詳參陳斯鵬《張家山漢簡〈引書〉補釋》，《江漢考古》2004年第1期，第76頁。陳說於文義頗通順，但《引書》中本有“頤”字，故此字的讀法暫存疑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本文所引出土文獻的釋文一般為寬式釋文，不需要討論的地方，徑以通行字寫出。釋文標點略有改動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《張家山漢簡〈引書〉釋文》，《文物》1990年第10期，第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9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〔二四七號墓〕：釋文修訂本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7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鄧春源《張家山漢簡〈引書〉譯釋（續篇）》，《中醫藥文化》1993年第1期，第2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高大倫《張家山漢簡〈引書〉研究》，巴蜀書社，1995年，第121頁。該書附表二“《引書》中導引所治之症”列有“癉病之始”，將其直接當做病症。類似的意見亦見於李零《中國方術正考》，中華書局，2006年，第28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周祖亮、方懿林《簡帛醫藥文獻校釋》，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375頁。書中對“引癉病之始也”的譯釋，與高書完全相同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或者將“導引癉病”看作主語，“初發”看作謂語，但這也是說不通的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孔穎達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卷四十八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經註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208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孔穎達《周易正義》卷九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經註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9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趙岐註、孫奭疏《孟子註疏》卷一《梁惠王章句上》，中華書局影印阮元校刻《十三經註疏》本，1980年，第266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郭慶藩著、王孝魚點校《莊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2016年，第73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《黃帝內經素問》卷六《玉機真藏論》，人民衛生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6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楊伯峻、何樂士《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（修訂本）》，語文出版社， 2012年，第48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荊州博物館編、陳偉主編《秦簡牘合集·壹》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43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《史記》卷七《項羽本紀》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39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整理者或許就是比附此例而将“引瘅病之始也”作一句讀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周祖亮、方懿林《簡帛醫藥文獻校釋》，第375頁。又方成慧、周祖亮《簡帛醫藥詞典》，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王先慎著，鍾哲點校《韓非子集解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151-152頁。王先慎據《說文》“癉，勞也”為解，失之迂闊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郝懿行著、欒保羣點校《山海經箋疏》，中華書局，2019年，第83-8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《黃帝內經素問》卷六《玉機真藏論》，第10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《史記》卷一百五《扁鵲倉公列傳》，第3386-338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荊州博物館編，陳偉主編《秦簡牘合集·叁》，中華書局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裘錫圭主編《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集成》第五冊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29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甘肅省博物館、武威縣文化館編著《武威漢代醫簡》，第2頁。“治諸癃”方言“此五癃”，但僅列舉了“石癃”“血癃”“膏癃”“泔癃”四種癃病，可能是存在漏寫的情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《黃帝內經素問》卷六《玉機真藏論》，第123-12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黃靈庚《楚辭章句疏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，第2158-215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不少學者將“內癉”和“黃疸”等同起來，如《簡帛醫藥文獻校釋》註“內癉”曰：“即內黃，亦稱黃疸。”其實“內癉”和“黃疸”有別，《脈書》僅言內癉會“為黃癉”，並非說二者一致。成都老官山醫簡《六十病方》中既有“黃癉”，也有“內癉”，整理者將它們分列，詳參梁繁榮、王毅、李繼明主編《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：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》，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37-13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